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兩個不凡」陳寅恪

陳寅恪，是中國現代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他和夫人唐筼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廬山植物園內，與廬山植物園創始人——我國著名植物學家和教育家胡先驌，著名植物學家、中國蕨類植物學的奠基人秦仁昌，著名植物園專家、植物學家陳封懷之「三老墓」相鄰。廬山植物園，南瀕浩瀚的鄱陽湖，面對巍峨的五老峰、含鄱嶺；最高海拔1,360米，處於暖溫帶與亞熱帶交接處，長年累月雨量充沛、雲霧繚繞，鬱鬱蔥蔥，淌綠滴翠，是著名的亞高山植物園，也是中國第一座正規的、供植物科學研究的植物園。

我青年時代，在廬山人武部工作期間，不止一次遊覽過廬山植物園。前幾天，借重返廬山探親避暑之機，我又一次走進廬山植物園。這次主要目的，是去看國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唐筼夫婦，1969年相隔一個多月離世後，幾經周折，於2003年「入眠」廬山植物園。其「墓」由數塊形態各異、質地不同的岩石組成。其中一塊橢圓狀岩石上，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黃永玉先生手書的十個綠色大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側的柱狀岩石正面刻著「陳寅恪唐筼夫婦夫眠於此」紅色文字……

此前，我對陳寅恪知之不多。近段時間讀了一些關於他的資料與圖書，這才認識到，陳寅恪沒有俗世的聲名，卻有「兩個不凡」。

光緒十六年(1890)，陳寅恪生於湖南長沙，祖籍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客家人。陳氏門堂三代世家，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1921年，進入德國柏林洪堡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勒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陳先生極具語言天賦。通過留學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厘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厘文。

1925年3月，陳寅恪回到中國。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1928年暑假，陳寅恪回上海探親，與原台灣巡撫唐景崧之孫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間，他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

古史料研究等課程。當時，就連一些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等，也都主動前來旁聽。無怪乎，著名歷史學家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而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還坦言：「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

有比較，才有鑒別。物如此，人亦然。中國現代著名西洋文學家、國學大師吳宓在《吳宓文集》中寫道：「宓於民國八年(1919)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間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傅斯年，曾對陳哲三說過：「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些客觀評價，出自內行之口，陳寅恪的不凡學術，由此可見一斑。肅立陳寅恪「墓」前，我又想，除了學術水平，他還有另一個可貴的不凡——精神氣質。如，對施捨的金錢一芥不取。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中國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季羨林在《回憶陳寅恪先生》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學術界泰斗、德高望重的陳寅恪先生，到了冬天，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一向尊重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他得知情況後，想贈陳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可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決定用賣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適之先生派他自己的汽車，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卻只收二千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但在他的這批書中，僅一部《聖德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

又如，對日本人的高薪聘請斷然拒絕。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陳寅恪任該校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當年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因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他卻拒不接受日人饋贈。不僅如此，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



廬山植物園南瀕浩瀚的鄱陽湖，面對巍峨的五老峰、含鄱嶺。

東亞學院院長，陳寅恪果斷拒絕。次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

再如，對赴台之勸不為所動。1948年底。解放軍包圍了北京城。胡適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倒是走了。不過，到了南京以後，寅恪先生又輾轉到廣州，從此就留在了那裡。他在台灣有很多親友，不少人勸他去台灣。然而，他卻岿然不動。其實，陳寅恪開始曾有前往台灣的打算。後來，他認識到：「黨家專政二十年，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對蔣家王朝，不但完全看透，而且完全失望。最終，徹底打消了前去台灣的念頭。凡此種種，既是陳寅恪的狷介性格，也是他不凡的精神氣質。

魯迅先生曾有詩曰：「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借用它們來比喻陳寅恪先生晚年的命運，也頗為合適——文革期間，陳寅恪夫婦的工資被紅衛兵凍結不說，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6年7月，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聲浪中，中山大學的「革命者」聞風而動，開始造反。霎時，整個校園內，雞飛狗跳，人喊馬嘶，大字報鋪天蓋地。陳寅恪的「名頭」也水漲船高：由原來的「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變成「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是年10月7日晨，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隨夫君而去了。

陳寅恪，沒有如雷貫耳的聲名，不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學術方面的不凡造詣與貢獻暫且不說，單是他那堅毅的精神，就折射出驚天地泣鬼神的非凡氣質。

書若蜉蝣

葉輝

城市導航與慾望路線

話說早前於倫敦召開的意識城市大會上，倫敦大學學院行為神經學家姬蒂·謝佛里(Kate Jeffery)向來俱利用老鼠及其他動物而研究方向定位，她乃有此說法：人們只有了解事物之間的空間聯繫，始可能對一個空間具有歸屬感；換句話說，那需要有其方向感，她有此解釋：置身處於「軸對稱」(axial symmetric)的地方，不論從哪一方方向看來都是同一個樣，比如說倫敦的皮卡迪里廣場(Piccadilly Circus)，對欲辨別方向的人們而言，簡直是一場「噩夢」。

其實建築物內部的方向感亦同等重要，比如最令人失去方向感的建築物，就有西雅圖中央圖書館，此一圖書館還獲得多項建築獎項，英國建築與科學系員露芙·達爾頓(Ruth Dalton)研究西雅圖中央圖書館多年，也曾編輯過一本有關該建築的書籍；她指出此一點非常值得研究，皆因此座「被建築師廣為稱讚的建築，竟然可以如此缺乏功能」。

事實上，西雅圖中央圖書館最大的問題之一，就在於電梯載載參觀者從一層直達最高層，但卻沒有單條電梯作為下層通道，達爾頓由是指出，建築師的設計試圖挫敗普通人的合理期待，從而顯示出一種藝術先鋒性質的慾望，但對遊覽者的期待無疑有所忽略，在導航上因而大有問題，但此座大樓中，幾乎沒有什麼通道，可經由一條路從A走到B以後，卻必須走另一條路，始可從B回到A；此所以大樓設計太讓人感到困惑了。

此外，在某一在線論壇上，一位曾遊覽西雅圖中央圖書館的人士有此頗為幽默的說法：「當我終於發現如何離開之後，我不得不盡快逃離此座大樓，我首先想的是，可別焦慮症發作。」

但那就是世人慣常的城市生活：不論是錯綜複雜的圖書館，或是毫無計劃感而向各處伸展的公園，雖然人們必須面對此等設計及建築障礙，但每一個人俱要做出各種努力，始可感到，雜亂無章的地方及建築，就是其家園所在；對於這一點，一種可見的示威形式就是「慾望路線」(desire lines)，「慾望路線」通常指由向過去長滿亂草的道路或公園，此乃世人身在城市之中，隨心所欲而隨意而走的路線。

「慾望路線」也代表一種對建築師和設計者劃出的線路大規模抗議，達爾頓將此一線路看作分佈於一座城市各處的「意識」，那定共享知識及想像，一系列有關其他人曾經去過何處？而未來可能又會到達何處？

此所以達爾頓稱此一路稱為「社會足跡」，如果能用數碼方式在大道小路上擬定線路，那麼，將對世人的行為模式產生何種影響呢？

達爾頓的想法似乎是許多建築師、神經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共識：成功的設計並非關乎邱吉爾所稱的「建築如何塑造人」，倒是關乎如何讓人們感到，他們對身處的環境有控制權，如果用謝佛里在意識城市大會上的話法，就是世人乃「所處環境的創造者」。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 (六十一)

宋代高僧雲蓋智本

一年春盡一年新，
野草春花幾度新。
野不非因鐘鼓動，
天曉不為夜行人。

宋代高僧雲蓋智本詩
素仲配畫
甲午初秋

雲蓋智本(生卒不詳)，有《雲蓋智本和尚語要》一卷傳世。此詩是大自然規律的描寫，春盡又春來，野草山花又再開。「天曉不因鐘鼓動，月明非為夜行人。」人類無須因大自然的美而自以為上天對他特別眷顧；也無須因大自然的變化而埋怨。人類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大自然在做它的本分，每個人也做好自己的本分，這就是了。

每個人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計得失，不記恩怨，不論成敗，不爭長短。這是我啟悟的四不。有人說，他對家人百分百付出，也要家人百分百回報，這就錯了，你能挑起100斤，不是他也能挑得起的。況且一說回報，這就是做買賣心態，不是親情。我的長輩時常有這樣的心態，於是總覺得子女沒有回報，終日令自己耿耿於心。

浮城誌

聆聽

星池

人愈大，話愈來愈少。聚會當中，比較喜歡聆聽。聞得金石良言，可從中學學習知識，自然值得高興，一旦聽到虛言妄語，亦能引以為戒，如一面鏡子看清其他人。

猶記得曾有一名中學男同學，常自詡口齒伶俐，總愛高談闊論。可是，赴考公開試，他在中文科的口試成績卻略為遜色，事後時時抱怨考官不公，何以給予自己這麼低的分數，並且怪責小組討論時，同組的考生們說話能力太弱，因而拖累自己。不過，同窗之間早已猜得原委，其實考口試除了對答如流，還需要考生們互相溝通，彼此用心聆聽。倘若討論時，眾人皆靜了下來，考生該打開新話題，拋出範圍內的新問題，啟發大家再發言，而非自己喋喋不休，如演獨腳戲般把考試時間填滿。他向來話多，卻不知輕重，從不會留有餘地，自然不會獲得考官青睞，只會扣分。不僅公開試，放諸日常人際關係亦然。

此外，也記起另一位女同學，亦嘗自

誇能言善道，不會錯過表現自己口才的機會。此同學確實能夠口若懸河，說話滔滔不絕，不過她並不知曉，從其口中掃射出來的句子，非常空洞，恍若未經腦袋整理，一個重點未說完，下一句又跳到其他要點，雜亂無章。而且，講話非常急趕，只顧說，沒理別人能否聽進耳內，看得旁人也替其焦急。事實上，她也不時出言不遜，話句不經琢磨，有意無意開罪了人，出來社會做事，若仍未學會掌握分寸，定必吃虧。

與人交談，說話技巧是重要，不過，也必須學會聆聽，這才算是懂得尊重對方。有時候，和良朋聊天之時，只管說個沒完沒了，言多必失，且容易於顯露自己的膚淺，揭示涵養的不足。最終，除了要聆聽別人的說話，還須聆聽自己的講話，有否詞不達意，信口開河，絕不能輕率地說些容易無禮傷他人的話句。人愈大，話確是愈來愈少，愈明白聆聽是成長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屬學習的過程。

生活點滴

兩張拓片

羅大佺

我曾經擁有兩張拓片，是朋友主政一方時送的。一張是何紹基的書法：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荇藻交橫，則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一張是左宗棠書寫的黃庭堅的詞：元符二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舉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夕可謂驚山悟道，書也！何紹基左宗棠是我崇敬的兩位古人，得此拓片，喜不自禁。

何紹基(1799—1873)，湖南道州人，清代著名詩人、畫家、書法家。道光十六年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歷任福建、貴州、廣東鄉試正副考官、提督、四川學政等職，被罷官後，好飲健遊，教書講學，歷名山勝地，拓碑訪古，著有《東洲草堂金石跋》、《東洲草堂詩鈔》。同治十二年病逝於蘇州省寓，葬於長沙南郊。何紹基出生於書香門第，他的書法被譽為清代第一。他的這幅作品筆法剛健，以意為之，筆輕墨燥，沉着俊爽，每筆均有筆未至而意已到之味。讀着何紹基的這幅書法作品，我彷彿看到了一

位遠離官場，周遊各地，以詩書畫自娛自樂的文人學士形象。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陰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湘軍著名將領、洋務派首領。二十歲鄉試中舉，但此後會試屢次不第。科場失意，不能沿着「正途」進入社會上層，實現自己人生的志向後，左宗棠進而自學，他留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後被湖南巡撫張亮基聘用出山。左宗棠一生經歷了平定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平叛陝甘同治回亂、收復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歷史事件。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戰爭時，自請赴福建督師，光緒十一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歲。追贈太傅，謚號「文襄」，併入祀昭忠祠、賢良祠。左宗棠著有《楚軍營制》、《左文襄公全集》等，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左宗棠的這幅書法筆墨雄偉，動中見厚，瀟灑森立，有傲岸之氣。讀着他的書法，我彷彿看到在千軍萬馬嘶叫奔騰中，一位將軍一手舞劍，一手揮筆弄墨，書寫着人生的志向和豪邁。

成都畫家朱德祥生前曾說，書畫是有錢

遊蹤

大美北疆行

侯清麟

在時隔13年與南方炎熱相似難耐的流火八月上旬，這次改變去北疆路線，我沒乘飛機而是坐大巴從美麗的新疆烏魯木齊市出發，冒着滾燙的熱浪和如同美國加州沒任何摻假的陽光，風塵僕僕由217國道上，途經石河子、克拉瑪依、準噶爾盆地至我國最西北的邊疆哈巴河、喀拉斯國家地質公園，然後又經216國道南下千里戈壁、火燒山後歸來，整整四天四晚，美在其中，醉在其中……

神都無法創造的奇蹟讓人震撼。建設兵團用汗水和青春澆灌出的石河子，遠眺：人跡罕罕，各種農作物綠浪如蓋，翠波無垠，近看：花生、大豆、棉花、土豆、黨參欲滴，滿眼都是沁人肺腑的希望；百里克拉瑪依油田：雞啄米似的採油機如過江之鯽，點綴在鳥瞰難極的荒漠上，分明遍地都是烏金白銀流淌！妙不可言的五彩灘美得讓人炫暈。她坐落在額爾齊斯河流域，是千百年來受蝕水淋漓，鬼斧神工而成的典型雅丹地貌，造型各異的小山巒和丘陵，有的如巨象在河邊悠然信步，有的猶如猛虎墊伏蓄勢待發，有的像龐然天龍欲騰空而起；小者如馬駒嬉嬉，牛羊成群玩耍，雞鴨魚蝦在戲水鬥浪，蚯蚓蝸牛在盡情互逗，雨後的蜻蜓蝴蝶吟風弄

位遠離官場，周遊各地，以詩書畫自娛自樂的文人學士形象。

還有大大小小的如鬼斧神工的各種雕樑畫棟的建築物渾然天成。色調斑斕的五彩灘就像一個天幕下的多個大戲台，於寸草不生的河灘上隨着陽光的位移和人們不同的視角改變而色彩也隨之變換，紅着、綠着、紫着、黃着、棕着令人目不暇接，誰能用一個美麗和五彩所能形容？有如神話小江南的北疆白沙湖不令人神往。她在哈薩克斯坦阿拉布克河相望哈巴河縣185國管轄區域內，是集沙山湖泊森林於一體的人造小江南，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任何動物都不拉屎的區域上締造而出。美麗且極具觀賞價值的高20-40米遠看高潔脫俗近看質樸華貴的一片河谷次生帶白樺林，林下綠草如茵、野花叢生、蜂飛蝶舞，秋風拂來，泛紅綴黃，赤黃色落葉、銀白如袍的樹幹與濕玉如潤的藍天相映成輝，遠可與挪威奧斯陸和英國倫敦海德公園相媲美，是任何畫家傾其一生都無法完成的一幅油畫。在那裡，沙湖水如鏡、綠草蘆葦葦繞；鳴沙山起伏疊嶂，粗獷雄渾，神仙也望洋興歎！

天底下不可複製的原始森林中的喀拉斯。沿着醉人的高山密林簇擁的喀拉斯河源而上，一路沉沒在三十幾公里漫山遍野的時而深黛、時而乳白、時而翠麗的河水和山景的

盤山公路上，夢幻在世界最藍最白的蒼穹雲霧下，滋潤着盛夏如春的微風，來到「美麗富饒，神秘莫測」，既具有北國風光之雄渾，又有南國山水之嬌秀的喀拉斯湖，加上「王者之水」之傳說，「雲海佛光」之玄妙，「湖怪出沒」之幽奇，「湖泊變色」之靈幻，「浮木長堤」之點綴，又被北面白雲繚繞的奎屯山、高聳入雲的友誼峰重巒疊嶂及湖邊如茵草地、不同植物群落、層次朦朧色彩如動畫之斑斕，天空雄鷹忽高忽低盤旋，湖水時而波光粼粼、時而潺潺如縵，木空白雲悠悠，五光十色，聯想仲秋時萬木爭輝：金黃、暗紅、墨綠，天湛湛藍，煙雲繚繞簇擁一池翡翠……畫屏乎？仙境乎？誰不恍若隔世？華夏第二大沙漠古爾班通古特。數百里荒無人煙卻讓矮矮強的植物呈現着勃勃生機，連綿起伏的火燒山異常斑斕繽紛着，讓人在喀拉斯湖醉意難釋中換了心境，可沒有體悟到野生動物樂園在蒼海無際下是如何生息的。啊，不到美麗的北疆，有誰能知道我國的疆域有多麼遼闊？又有誰能想像我們的新疆如此美麗？尤其不知道新疆的社會治安有多麼井然有序，加之新疆的導遊的顏值與服務熱情，這一切讓人多少天後還回味無窮！